

麦黄时节

收割夏韵

◎郑江泉

夏日如一位火气正旺的小伙子,汗流浹背地从远方疾行而来。懵懂中,便一头同六月撞了个满怀,将一路的暑气和热浪扑了岁月一面。故乡千阳的夏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日渐浓醇日渐醇烈的。

当杜鹃鸟儿的全歌妙曲从一丛丛婆娑的绿荫中奏出,筛遍千阳的沟沟岔岔岭岭峁峁的时候,千阳人听得分明,那是杜鹃真诚地为父老乡亲们题写的夏收序言——“算黄算割”。“三夏”大忙,绣女也下床。在屋子吞几里沉睡了一载的镰刀们蜂拥而出,在粗砺的磨石上霍霍地蹭去岁月的锈迹和尘垢,将刃口打磨得锃亮飞快,然后憋足了劲等待时机切入厚实的麦海,去贪婪地咀嚼丰收的馨香与鲜美。麦子喜开第一镰了,千阳两岸的男女老少们按捺不住心头怦怦直跳的喜悦,像星星

从七沟八岭、南坡北洼升了起来,嵌入金色的波瀾之中。

当杜鹃鸟唱得最动情的时候,千阳的夏收便旋入了高潮。一群群甘肃张家川、庄浪、华亭等地的麦客呼朋引伴,从关山背后挟着一股陇东的苍凉与风流,潮水般泻向千阳,簇拥在水沟、草碧、寇家河、南寨、崔家头等各个集镇和县城里,等待着雇主们脸上堆着甜津津的笑容前来引领。千阳的土地因此平添了几分繁荣和热闹。正午时分,火辣辣的太阳冒着熊熊的烈焰,群山合围的千阳仿佛一只巨大的炒瓢,在颠来覆去地爆炒着这里与热流搏斗的人们。混浊的汗水从麦农们的额头上滚落下来,坠入干裂的土地便冒起一丝丝的白烟,仿佛一滴油星溅入赤红的炭火。这时,正是镰把式们抖威风的好时辰。只见麦农们那些粗短的手指一触到麦粒

仿佛粘上了一般,麦秆不落不撒,一嘟噜一嘟噜被揽了个正着。雪亮的镰刀“唰唰”地切入厚实的麦群,干脆利索,声如稚燕轻啾。镰声过处,整齐地平躺着壮硕的麦捆。甘肃麦客们的镰刀挥舞得更潇洒自如,逐步提臀,弓腰舒臂,一张一弛,收放有度,节奏分明,富有韵律,简直是在田野里上演的一种原生态镰刀舞,那种和谐与美妙是艺术家们所不能创造的。他们挥舞着镰刀,一肘下去,仿佛一嘟噜黄灿灿香喷喷的肉臊被啐啦一声剔了下来,又被成堆成捆地码在了地上。麦客们镰拐越舞越来劲,舞到尽头处,索性扯开嗓门雷霆般地吼起了陇东粗犷雄浑的“燕麦调”,一串串重金属般的歌链铿锵铿锵地甩出去,震得千阳周围的山们、塬们一阵阵地战栗。

不几日,这漫山遍野的金浪似

乎一夜之间退潮了,退向了平坦的打麦场。一个个原野便像和尚硕大的脑袋,全秃了。金黄的麦秸顶着沉甸甸的麦穗被山丘似的码在了场院里,麦农们的喜悦从心底呼啦一下浮上了眉梢。

该打碾了,小四轮拖拉机拽一个滚圆的铁碌碡,在村头山脚、庄前屋后的场院里旋得飞快。碌碡过处,饱满的麦粒挣脱麦衣,赤裸裸亮晶晶地跳跃起来,又落入麦场。随之淡淡的新鲜麦香在骄阳下扑鼻而来,令麦农们一阵心醉。有的村子用脱粒机打碾,偌大一垛垛麦子被它咕噜噜一下吞进了咽喉,转眼间便魔术似的变成了一堆堆山丘般的金灿灿的麦粒。打碾完了,千阳的夏韵也就渐渐地疏了、淡了。

哦!千阳的夏日是名副其实的夏日。

樱桃园的遐思

◎西岸子

南寨古塬
绽开了崭新的妆颜
石鼓娃娃的笑脸
醉了千湖
红了樱桃
绿了山川

樱桃好吃栽树难
已经成为过往的幽怨
理想的大手笔
把千载农耕的不堪
画上了句号
好像奇迹
发生在一夜之间

被甜激发的思绪
总在追忆对比
曾经的苦难
贫病的遗存
在南湾岭
不远处的山地
被五个残障的兄弟
执拗留守

地方病的终结者
穿越半个世纪
见证了从苦到甜
在时光中变迁
不能再生的躯壳
被会心的笑容充满
改了那方恶水

俊俏的儿孙
也在幸福的笑声中
创造一方乐园
愿他们的果子
也像南寨的樱桃
一样的圆
一样的甜



咏麦

◎赵亦理

衣堪翡翠美, 热风褪战袍。
节比青竹端, 成熟养尊颜。
锋芒如钢刺, 粉身还众愿。
正果在人间, 初心慰饥寒。



孙海摄

母亲的战场

◎任建利

母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辈子识不了几个大字,最有趣的是看到电视上的字幕指着简单的字总说认识,但一问怎么念,她却会淡淡地说句忘了。看着母亲木讷的表情,我们兄妹就会打趣地说道:“妈,你只认识小麦和玉米,田间才是你的战场。”

对劳作于田间的母亲,我的记忆一直定格在分田到户后。别人的主要劳动力是父亲,但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的父亲一直在外经商,既经营大汽车,还承包加工厂。母亲一生要强,即使父亲不搭把手,她也会将农活安顿得井井有条。田地刚刚分到农户手里,家中四口人分到十亩地。父亲忙生意,哥哥上初三忙学业,割麦重任自然落在母亲的肩上。那时我十二岁,对这样的重体力活无能为力,只能在旁边当观众。

母亲踏进一望无际的黄澄澄的麦田,左手拢住麦秆,右手握紧镰刀,刀口往麦秆根部一沉,只听“唰唰”两镰刀,一拢麦

子就抱在了母亲怀里。母亲像珍爱自己孩子一样稳稳地把麦子放在麦秆编成的捆绳上,左手拽、右手拉,将其捆在一起。一会儿工夫,一捆捆的麦子就像醉汉横卧在田间。此时的母亲像个无坚不摧的坦克,所向披靡,在这里,母亲总是火力十足。我给母亲端茶送水的时候仔细打量,母亲满脸滚圆的汗珠从额头落在满是土灰很难辨识颜色的衬衣上,我默默祈求父亲快点回家,但这样的夙愿经常落空。

等天快黑的时候,母亲将一捆捆麦子装上架子车,在凹凸不平的地里使尽全身力气拉回打麦场码好垛齐,等大家都割完了,几家人合作碾场、扬场、晾晒,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小麦才能颗粒归仓。那时母亲总是默默地干,毫无怨言。劳作一个夏收,母亲总要瘦十来斤,但谈起夏收,母亲总是乐此不疲。现在我才真正理解白居易《观刈麦》中“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的内涵。

斗转星移,长在田间的玉米

成熟了。母亲特别勤快,作务的玉米秆就像小孩的手臂一样粗,从地头经过的农人总免不了夸几句。听着夸赞,母亲心里自然美滋滋的。这三亩地的玉米,什么时候才能挖完,我不停抱怨父亲不帮忙、哥哥不搭手,母亲总会不温不火地回答“各人干好自己的事”。母亲嘴上说着,但是手里的锄头在不停地挥舞。玉米秆就这样一根根被平铺在地里。虽然已是秋天,但汗水湿透了母亲的衣服。

在这里,锄头是笔、衣服是墨、土地是纸,母亲在田间挥毫泼墨。在母亲的感染下,我跟在母亲身后掰玉米,成堆的玉米棒堆成了小山。母亲不时向前看看,又向后看看她的“战利品”,顺手拽起衣角擦汗,虽疲惫,但自豪溢于言表。

时光飞逝,我也到了不惑之年,母亲还去田间劳作,母亲虽已年老,但依然放不下她的战场。一走进田间,就窝溺地看着田里的作物,眼神里流露出无限的爱恋,也许只有站在田间她心里才觉得踏实。

激情燃烧的收麦岁月

◎芮晓刚

有一种景观叫作关中麦浪,八百里秦川风吹小麦浪打浪;

有一种炎热叫作夏收,田间地头都是弯腰收麦满脸的“热死黄汗”;

有一种累叫作割麦,只有农村长大的娃娃才能体会!

有一种难受叫作麦芒钻“裤腿”,只有被扎的人才能深深体会;

有一种战役叫“碾场”,只有一声令下全家全家总动员才能打得赢赶上;

有一种技术叫“扬场”,只有“扬锨乘风破麦浪,灵活抖腰腰酸

爽”的高手才能体会;

有一种快乐叫“晒麦”,只有拿着晒把给“老爷画胡子”的我们才会时常回忆;

有一种紧张叫作“白雨来了”,只有龙口夺食与时间赛跑抢过粮的人才会在心里时刻惦记;

有一种特别收获叫作“拾麦穗”,只有用它换过冰棍的娃娃才

专享这个体会!

有一种等待叫“交公粮”,只有拉着“架子车”在粮站门口排过几天队的人才能体会;

有一种喜悦叫作颗粒归仓,只有将麦子装进自家粮仓的人才能铭记这种体会;

有一种踏实叫作粮食满仓,只有经历过饥荒的父辈们才有更深

刻的体会!

有一种彷徨失落叫无麦可收,只有一辈子种地的老农们才能感受到这种深入骨髓的痛!

今年,因为家里仅有的一亩麦地被流转种大棚西瓜,出现了没有地种麦子的尴尬局面!这也是父亲记忆里第一次没有麦子可收的夏忙时节!从他的言谈里多次感到,总觉得缺点什么!

一年又一年,小麦又黄了,父母又老了!也许父辈们愁的不是吃穿,而是看不透这片黄土地又会被赋予什么样的历史使命……

灯谜擂台

夏收专题灯谜

- 农民擂鼓喜开镰 (歌曲)
- 夏收 (三字节气感叹语)
- 关中夏粮又增产 (外国地名)
- 北方夏粮火起来 (北京小吃)
- “小麦覆陇黄” (福建地名)
- 麦王 (五字夏收用语)
- 天水夏粮堆成峰 (甘肃名胜)
- 收麦之后去寻根 (字一)
- 喜看麦穗千重浪 (三国人名三)
- 麦子大丰收 (五字口语)
- 麦浪滚滚闪金光 (四字农业统计用语)
- 麦熟夏收栽秧忙 (四字农谚)
- 宝鸡夏粮划分小区域 (二字食品)
- 颗粒归仓 (三字录取用语)
-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三字称谓连工作)

田黄牛作

参与方法:见报之日起3日内发至微信:13891771088。答卷只写序号和谜底,注明真实姓名、地址及电话号码。按猜中数量和收到答卷时间顺序,评出5名幸运读者,赠送精美纪念品。下期公布谜底和幸运读者名单。

上期谜底:

- 笠
- 小面包
- 七打
- 少将上校
- 小全张
- 天天向上
- 七子之歌
- 众
- 母亲
- 儿童节
- 接力棒
- 小心向上
- 预防近视
- 小数点
- 华子良

幸运读者:

王萍(宝鸡) 蔡芳(福建) 徐丽娟(黑龙江) 刘永安(河北) 薛茂章(宁夏)

(段序培整理)



(第十五期)

同题作联 夏收

麦浪乘风将起舞;
老农决背不曾歇。

(白浩)

缀画田间,光风拂金浪滚;
夺食龙口,镰飞机吼笑声扬。

(何具征)

籽落草飞,一纵扬起丰收景;
仓丰瓢饱,两乐乐开幸福花。

(杨权宪)

田间垄头,机声隆隆翻金浪;
院里路边,麦粒阵阵散馥香。

(石榴石)

机器轰鸣,尘土飞扬颗粒净;
木锨挥舞,衣衫拧水笑声传。

(张红莉)

龙口夺食,村野机声掀麦浪;
天时争秒,门前场日晒金光。

(雷晓力)

秦川百里,布谷催镰收麦浪;
西府万家,流莺唱晓庆丰年。

(胡广勤)

熏风送爽,机唱田畴丰收乐;
烈日当头,人欢村舍晒晒忙。

(魏克轩)

五月好年景,街衢数老留笑影;
一时闲日光,树荫群童闹欢声。

(罗昱开)

耕耘半载,收获一镰,高温酷暑何辞苦;
汗洒田畴,粮归仓廩,心底眉梢不胜甜。

(赵小平)

麦浪飘香,人机共舞,一川闹夏忙五月;
粮仓盈满,汗水同歌,百姓争福乐九天。

(乔文祥)

云掩银河,蛙鼓荷塘,几番隔窗疑夜雨;
风吹麦浪,机鸣垄野,万户刈黍恐天阴。

(杨柳青)

太白作笔,渭流为墨,绘成八百丰收卷;
东风陈情,麦浪铺金,吟唱三千汗雨歌。

(康建平)

农事大如天,看虎口夺食,田间垄上机声劲;
收成坚似铁,喜门前腾浪,老少幼童笑意酣。

(蔡哲)

炎天暑土,但应颗粒归仓,才不负苦心耕作、半年滋养;

乍雨或晴,更要时机在握,自当能龙口争夺、万亩收回。

(张峰青)

(段序培整理)

本栏目投稿邮箱:wyz2888@163.com
手机短信/微信投稿:13008488566

宝鸡楹联

(第三十期)